

112337

中 國



抗 戰 史 詩

崑 崙 關

張 澤 厚 著

1943

# 崑崙關

## 目...錄

第一章 搶救桂南 .....	( 1 )
1. 團長太太來了.....	( 1 )
2 「先遣隊勝利！」.....	( 12 )
3 他親送她下車.....	( 14 )
4 入塘直遇敵.....	( 15 )
5 農民楊芳來了.....	( 26 )
6 血染過的山河格外壯麗.....	( 28 )
第二章 在新防線 .....	( 36 )
1 在高峯均.....	( 36 )
2 他們回憶着八塘.....	( 37 )
第三章 包圍崑崙關 .....	( 41 )
1 天險的崑崙關.....	( 41 )
2 把崑崙關包圍着了.....	( 45 )

## 第四章 殲滅戰的開始 …………… (43)

- 1 攻擊之夜…………… (48)
- 2 第×百師又來了…………… (50)
- 3 敵人的接濟從天上來…………… (52)
- 4 在師指揮所裏…………… (55)
- 5 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 (56)

## 第五章 冒失鬼羅森 …………… (61)

- 1 敵人退出關了嗎？…………… (61)
- 2 他才是誘你深入…………… (63)
- 3 羅森在胡思亂想…………… (69)
- 4 哨兵攔住了他…………… (77)
- 5 好個哨兵…………… (72)

## 第六章 在相持的時候 …………… (77)

- 1 相持在岷崙關…………… (79)
- 2 送征衣…………… (80)
- 3 老百姓送果實來了…………… (81)
- 4 慰勞團…………… (82)

5 日本人和我們站在一起…………… ( 84 )

## 第七章 小林旅團是怎樣毀滅了的

…………… ( 89 )

1 總攻擊令下了…………… ( 89 )

2 小林旅團毀滅了…………… ( 91 )

3 戰利品…………… ( 95 )

4 收復了崑崙關以後…………… ( 97 )

5 尾聲…………… ( 104 )



# 崑崙關

## 第一章 搶救桂南

### 一 團長太太來了

滔滔湘江在這裏繞起了一個灣，  
悠悠瀧水在這裏又同牠接連，  
灣灣下頭有座熱鬧的市面，  
牠底名字兒就叫做湘潭。

邵一之是一個青年軍官，  
他是湖南人，他很愛湘潭，  
不是爲了這裏的船兒接連連，  
不是爲了這裏桅帆遮蔽了天，  
敵人才敗出長沙平原，  
敵人又在準備第二次的湘北大會戰，  
倘使警報與命令一同傳來，

他就可率領第六×團的健兒跑上前線，  
從這裏救援長沙很是近便，  
嶽麓山的清潤冷泉，  
恰好解去他們急行軍的口乾。

卻團長正和張參謀長閒談，  
他用那原很細小的聲音固執着已見：  
「不久，敵人決定又要將長沙侵犯，  
那時就好了，我們湖南人得奮勇當先！  
首先我就自請命令調上前線，  
我真不高興呆待在這死不活的湘潭。」

壯大高個兒的張參謀長，  
他放出一副大喉噪；  
「呃，戰事平靜了好一晌，  
也許敵人有一個新的妄想，  
長沙平原已上了一次大當，  
他決不敢再來這個硬的方向。」



錫團長把左眼皮下的紅痣摸了一下，  
抬起頭來望了一望窗外枯凋的樹子，  
他想着落葉樹一到冬天幾乎已死，  
在春天，綠葉兒又鋪滿了故枝，  
這自然的現象永遠如此，  
而殘忍兇狠的日本人却有一股優勁支持，

「三番幾次攻不下蘆溝橋，

他總是野心不死；

頭一回打台兒莊失敗了，

他打起勁兒又再來一次。

長沙平原上呵，

也許他們會再來送死！」

他們閒談尚未終止，

就聽到一個嬌聲在哼着：

「一之！」

他們回轉頭來看視，

一個豐庾的情影，

裝束得那麼樸實。

陰丹布衫長齊腳肚，

上面套着藍色毛線短衣，  
這也許是她旅行時特別的一點粧飾；  
鎖髮針把頭髮壓得死死，  
本色臉，臉兒像鵝蛋的形態，  
膠底鞋載着她那不高不矮的身子。

卻團長平常會把她對人談說過幾次，  
她是一個小家女子，  
小家的女子呀，  
她才懂得操持家事，  
才甘心在家裏安靜地過着日子。  
他又談到大家閨秀，時髦女子，  
豪華奢侈，一天光是鬼混日子。  
他說：

大家閨秀總愛習點洋氣，  
高跟鞋，跳舞襪，  
紅嘴皮，黃臉都，  
電燙髮，時裝衣，  
雖是打扮得很舒氣，

對社會國家又什麼利益！

不屑做飯，

不屑洗衣，

吃現的，穿現的，

自己扇出了兒女，

自己不給奶餵起，

偏要請個乳娘來替她養育。

她們以為新時代的女子，

不要長登在家裏，

跑這裏，上那裏，

要講什麼交際！

一天從朝忙到夜，

瞎玩，瞎吹，

說這人有傻態，

說那人有俗氣，

打麻將，上遊藝場，

她才表示得出高雅不俗；

唉！一個花瓶子，

有什麼了不起？

聽得不好聽一點，  
這種女人簡直是專供人玩弄的東西！  
小家的婦女，  
家事她感着深厚的樂趣，  
她嫁給了你，  
會替你節省，儉約，  
她想要把你家聲特別振起。  
果然，他說的話全是老實話，  
他底夫人真是那樣幽清靜雅。  
好像一隻鮮潔的六月蘭。

當她看見了她底丈夫，  
愁慮的臉色頓時掃除，  
驚喜的笑容，飛舞，飛舞！  
似乎在慶幸她非常幸福。

張參謀長向她問談了幾句，  
裝着有事兒就辭別他們而去；  
久別的夫婦暢敘着別離，

一個惡夢，她從頭訴起。

彷彿日本強盜又捲土重來，  
第×百團在福臨鋪把隊伍擺開，  
保衛長沙的外圍一塊，  
警戒線上來往着你那矮狀的身材。

太陽機突然在天空插射下來，  
轟然一聲，炸彈就那樣裂開，  
一塊破片飛到了你的額間，  
紅血立刻向四面飛濺。

當時我也在你身傍  
那炸藥散播着腥臭的硫磺，  
你底身子搖幌幾下倒地死亡，  
我大聲地哭泣，我說不出痛苦的哀傷。

突然一個炸彈落在我底身上，  
我被驚醒了，才是惡夢一場。

第二天我向婆婆告訴了，  
她叫我到這裏來看看你的健康。

那未滿週歲的寧兒我想帶他同走一趟，  
婆婆說那太不便當，  
就請隔壁鄰舍的佃戶大嫂代我買到兩天船，  
再託她幫我下綳帶一帶。

微笑爬在仰圓長圓的臉上，  
喜悅又浮在他熱烈的胸膛；  
「你看，我多麼地強壯！」  
他兩手交互地又在捏着兩膀。

「你底喉嚨總是這樣細聲，  
婆婆說那是不祥的事情，  
眼皮下的一顆紅痣釘釘，  
那又表現了你是一個歹命。」

「哈哈，生成的喉嚨帶着瘡小聲音，

生成的紅痣像藍天的一顆星，  
牠不能主宰得了人，  
聰明的人到可以把天戰勝。」

「婆婆的話不會有害兒孫，  
你不要把它全當神祕的迷信，  
老人的心最痛後人，  
老人總望兒子常常安寧。」

「爲了打退敵人我們才得享受太平，  
我不忍勸你不要吃糧從軍，  
但那戰場上的槍子兒是無情，  
你應時時刻刻留神小心。」

卻圓長的圓臉老是笑盈盈，  
時而又用手摸着紅痣釘釘，  
「我一輩子都不相信命運！  
一個軍人那才不講迷信。」

獨答家事的語言繼續不停，  
田土的豐收又是歡笑飛騰，  
「哈哈，千畝良田好好耕耘，  
我就被打死了，也餓不倒一家三口人！」

瘦長的傳令兵送來一個命令，  
敵人早在欽州登陸，十萬大山已經吃緊，  
叫他趕快整頓人馬搶救南寧，  
明天早晨就要開拔出征。

鄧副長得着了出發的命令，  
會心的一個微笑，他比先前歡欣，  
「這多使我高興，  
明天，南戰場去打殺敵人。」

他底夫人也懂公文，  
她心裏隱隱地在發疼！  
不是懼怕丈夫明天就要出征，  
痛恨那惡夢偏偏在前夜發生。



未必那個夢真的在傳凶信，  
未必那個夢由於神經過敏，  
因為是軍人就得打殺敵人，  
戰場上的鬥士誰也斷定不了或死或生。

有人說人生絕對相反於夢境，  
也許那夢是在象徵安寧，  
因為夢中若是暴大的雨聲，  
醒來時却看見藍天無有一片烏雲。

她響應着丈夫的呼聲，  
嬌笑的臉襯出一團興奮，  
「你殺敵的大志明天得伸！」  
然而她深心裏還是埋藏着痛恨。

十一月的晚霞分外清雅，  
半天淡淡彩色好似薄紗；  
夕陽很像少女的羞臉兒埋在紗中，

西天邊映出了一團橘紅。

清雅的晚霞不能久停，  
晦暗的黃昏飄忽來臨，  
這象徵殘忍兇狠的敵人命運，  
軍在向著黑暗推進！

## 二 先遣隊勝利

第二日天色黎明，  
先遣隊的健兒齊向車站湧進  
高吉人的雙頰綫紋繃緊，  
快要作戰了，他很歡喜，他比從前似乎年輕。

戴師長用沙啞吐出聲音，  
「很早咧，  
那些享福的老百姓，  
這時候恐怕還未翻身。」

古銅色的臉流出微笑，  
闊厚的雙臂忽又聳高，  
挺一下腰把微佝的背伸直，  
他吐一口氣有如虎在發嘯！

高個兒的參謀長送行來了。  
師團長同他邊走邊說又邊在笑。  
團長太太因為順路回家，  
她撲實的身影也隨着武裝一道！

車將開了，  
參謀長很熱烈的喊道  
「師長、高團長、師師長，  
「先遣隊勝利！後盾是吾輩的團長武裝！對

彼此的掌拳齊眉梢！  
「前線上再見！」  
他們珍重地別了！  
他們珍重地別了！

### 三 他送她下車

車到零陵有幾分鐘停留，  
車上的健兒又是歡喜又是愁，  
九疑山上泛起薄薄的白雲，  
它喚起了呵健兒們的縹緲鄉情，

邵一之親送他底夫人走下車輪，  
她忍不住眼淚直直滴倘；  
她想着今天瀟湘的水色這樣秀，  
也許明天江流會要發着愁。

他勸慰她是那麼地溫柔，  
「暫時的離別，心裏頭又何苦難受，  
瀟湘八景我倆還要一道去遊，  
瀟湘的夜間，那是多末地清幽！」

他又說：「不要向渺茫的夢境苦擾，

癡人說夢，夢是莫有一點理由。』

汽笛吶叫了，他招呼車子開起走，  
她含着眼淚朝向車窗頻頻舉起手。

汽車的聲音擊破了天空的沉寂，  
她裡一下頭又對那急逝的車子看去。

大地顯得特別空虛，空虛，  
山高、天高、河水似乎太低。

藏躲在薄雲中的太陽真是有趣，  
靜靜地在偷看她那哀傷別離的情緒。

#### 四 入塘遭遇戰

先遣部隊剛剛走攔八塘，  
敵人打頭站的尖兵正想爬上一個高崗，  
搶救八桂山河的槍聲響了，

前哨戰，  
由與藏一齊莫基塔，  
我們優勢地佔了一座險峻的山崗。

仰團長身先士卒，  
他同馬弁號長接着尖兵爬上山頂，  
看見日本尖兵沒有多少，  
趁那很少的尖兵立腳未穩，  
他叫馬弁分頭傳令各營：

「要搶佔左右幾個山頂！」  
他又叫號長發號緊急前進。  
第×百團完成了他預定的命令，  
全靠他底機警把時間搶贏，  
幾團人在這險要地方散開，  
天羅地網佈置好了，  
專等那惡毒的獸羣到來。

激戰開始了，  
不怕敵人三面圍攻，  
可我們四方威風。

炸彈，大炮的轟擊，  
它沒有毀滅了這巍峨的山崗；  
這巍峨的山崗，  
這險峻的山崗，  
仍然矗立在空中，  
不但沒有一點可憐現象，  
青天白日的旗幟上，  
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強烈意志！  
正向暖和的冬陽，  
吐出融和的光芒！

五天五夜的苦戰，  
敵人的屍身擺滿了地上，  
殘忍兇狠的兩腳獸呵，  
瀟灑的中原土地，  
處處都是你的墳場！  
你要向那裏走，  
你要向那裏闖，  
東北，華北，

黃河，長江，  
粵江，錢塘，  
不僅僅是淡淡的鬱江，  
都能夠把你埋葬！  
都能夠把你埋葬！  
你殘忍的泥身的魔鬼呵，  
你走向了水塘，  
你怎能夠保全你底泥身不亡。

槍，  
還在響！  
砲，  
還在放！  
炸彈，手榴彈，  
緊飛着金花，  
緊向着目的物在撞；  
我們要撲滅發着腥臭的黑暗，  
就得拚命地把沁散馨香的光明發揚；  
用血的沸騰，



肉的动作的緊張，  
心情的卷昂，  
以猛烈的炮火回向猛烈的炮火，  
在戰場上，  
誰也忘掉了仁慈，  
我們也只有  
以堅決的心情驅使炮火，  
要這樣，  
才能打垮殘忍的敵人，  
所以  
惡戰正在進行呵，  
惡戰正在進行呵！  
日本強盜要想搶去這山崗，  
真是泥黿自己撲向水塘！  
我們要守着這山崗，  
把無盡的水潑在那泥黿身上！  
中國的山崗呀，無恙！  
殘忍兇狠的日強盜呀，  
只是在傷，在亡！

## 五 農民來了

夕陽仍然美麗地墜落西方，

黃昏帶來了農民，

十幾個農民是那麽精壯。

他們來自后方，

都擔着一挑籬筐，

他們來自后方，

他們來慰勞前方，

蒼色的臉上笑容飄揚，

那粗大的手，

有繭疔的掌，

把鷄鴨呀，

高粱呀，苞谷粃呀，

一件一件地檢出了籬筐

「嘿，嘿，

你們爲我們打仗，

爲我們保家鄉，

這一點點東西，

又少，又賤！

水磨勞嗎，差人得可

說不上，說不上！！

不過想來看看各位，

你們有一副好心腸！

你們爲我們打仗，

爲我們保家鄉，

你們底好心腸，

我們感激，

就是子孫也會永遠不忘！

粗糙的食品，

不只這幾羅筐，

辦得多咧，

明天，我們又送上，又送上！」

樸實的嘴吐出樸實的語言：

歡喜充滿了戰士們的胸膛。

那說話的老農用左手揩揩嘴上

右手在腰間取出葉子菸捲和菸管，

敲起了銅片火，

他吸得多麼地舒暢。

「嘿，嘿！」

他又在傻笑。

「你們打仗真打得好，

日本鬼子有什麼不得了，

要不了好多日子，

你們准會把鬼子撵起跑。

「嘿，嘿！」

他又在傻笑。

「嘿，嘿！」

他又在傻笑。

他把煙管嘴子上的口水用手揩去，

他順手把煙管向一個士兵傳遞，

戰士吸下兩口煙子到了肚裏，

又將它向一個農民傳遞。

一桿煙管大家吸，

這袋煙燒完了，

又把那袋煙栽起。

一個副官走來向農民表示謝意：

「老大爺，

辛苦了你，

師長，團長，

叫我代表全體官兵謝謝你，

老百姓有了這樣的好心意，

官兵大家都歡喜，

更將大賣勁兒去殺敵。」

農民們直笑得把眼睛眯起，

沒有一個人不洋洋得意。

## 六 血染過的山河格外壯麗

四天三夜過去了，

炮火仍然連天價地呼號；

密密麻麻的火網火星輝煌，



總是把來攻的鬼子引向死亡。

敵人沒有佔着便宜，

就這樣地在丟臉洩氣！

但敵人的飛機一天比一天兇。

救援的兵馬一天比一天猛。

卻團長時時刻刻都在前線，

四天四夜了，他沒有好好地睡過一覺。

他想打擊敵人不是長久防守不變。

居高臨下，

應衝鋒上前！

要撲滅敵人呀，

得同敵人來一個短兵相接的肉搏戰。

他用電話請示師長，

他要以進攻來鞏固防線！

師長的沙喉嚨響在耳筒間，

教他看准敵人的實情出戰，

兩團人一齊衝鋒上前，

師長還等他底最好主見。

夜色越見深暗，  
槍炮更清晰地在呼嘯，  
幾顆疏星的閃耀像鬼在眨眼，  
戰場的夜風吹過，  
猶如鬼在輕輕呻喚；  
淒涼的，顫慄的，哀傷的，沉靜的夜呵！

曙光剛從東天出現，  
慰勞的炖鷄正供他們飽餐，  
鮮甜的鷄湯送着高粱粳苞谷粳下了喉管，  
他們的精神陡然加添！  
同食的人都想起了，  
全州，桂林，柳州，武宣；  
那些款送人的臉：

多慈祥，  
多誠懇，  
多熱烈，  
多良善！

那各個兵站上的中學生好天真瀟灑，

只要一看到我們了，

他們就歡喜連天。

給我們藥敷，

給我們茶喝，

給我們引路，

他們並沒有一點兒厭煩。

而這裏老實的農民，

送來糧食粃粃當飯，

這又多使人心歎！

國家，民族的生存，

保衛的責任在我們，

父老，兄弟，

對我們期望又甚殷殷；

守不了這山嶺，

殺不退敵人，

還有臉見人嗎？

真差死了我們。

熱情在推動他們，

吃了飯，



他們不向前線而行。

初昇的太陽笑臉盈盈，

山頭呀，

顯露得格外清明

熱情，勇敢，

使他們忘記了這是光禿的石山，

光禿的石山上呀，

沒有青綠的樹林。

光禿的石山上沒有青綠的樹，

用什未來遮蔽他們？

他們也不小小心，

一連串地走，

一連串地行。

一行十幾人，

目標顯露了，

不幸，

又恰在敵人機槍的有效射程。

突然傳來一陣緊急的機槍聲，  
卻一之第一個倒下地面了，  
鮮熱的赤血，  
染紅着山上的沙塵。

（赤血染紅着塵沙，  
塵沙開着鮮豔的紅花，  
又美麗，又茁壯，多使人愛煞，  
這為公理而流的血呵，人類的好花！）

（人類的同情如雨露在潤育它，  
溫暖的太陽親吻，就是戰友們的激發。  
戰友們又繼續為公理而流血呵，而流血呵，  
再開朵朵燥爛的好花！）

副團長鉤下腰去攙扶他人，  
他命中要害，登時就長睡不醒。

馬弁各自閃躲逃命，

沒有一個人細聽帶傷的團長呻吟。

勇敢的北平人，高大身材的號長奮不顧身，  
從後面飛跑過來忙給以攙扶和慰問。

慘痛的面孔仍然煥發紅光，  
指了一指傷口，他並未開一句腔。

團長中了兩槍，  
一彈在脊下，一彈在胸膛。

他背負起帶傷的團長向後直奔，  
可是那機關槍的火網向他射個不停。  
我們迅速的還擊打不滅追射的火網，  
他們都殉難了，爲了這偉大的屍身。

這個惡消息像電般麻痺着師長底心臟，  
師長教把屍搶回，「唉，那是一員虎將！」

第三營集中火力猛衝過去。  
敵人的大炮又發出有效射擊。

密集的機槍火網，  
大炮的有效射擊，  
雖然這是險峻的山頭，  
也只見忠血花般地飛起。

第一營第二營補充上去，  
鋼鉄，火網被衝破了，  
勇敢的兵，終到達了  
忠烈殉國的聖地。

副團長的屍身被大炮彈轟飛不見；  
高大的號長骸骨已震下了山澗；  
團長的容顏還帶有一股生氣，  
左眼皮下的那顆紅痣仍然鮮紅如常。

——那往日吐露着熱情的兩個眼睛，

現在是閉得那樣地緊蹙，  
爲祖國爭取自由獨立而犧牲呵，  
他是死得多麼的光榮偉大！

四個兵把團長的屍身很愛護地抬起，  
那背上的血還在不住地點點下滴；  
血染過的山河格外壯麗，  
山頂上的國旗正得意地飄揚！

萬聲槍，千發炮，  
在爲殉國的團長鳴禮；  
哀號的朔風呀，  
也正爲壯烈的死者哭泣！

抬屍身的一個兵邊走邊想：  
「團長，忠魂好好安息，  
我定給你報仇，  
趕走了鬼子，我才出得了這口惡氣！」

拍屍身的另一個兵邊走也邊在想：

「團長，光禿的石山上怎麼不找點隱蔽，

這樣地死了

未免給鬼子佔了便宜。」

那後面兩個兵的腳板直直在翻，

「走快點；走快點；

他媽鬼子又來了，

槍子兒密得像雨點！

他們鉤着腰兒細步跑，

鉤着腰兒細步跑，

翻過了山坳，

他們伸起腰幹又大了膽。

敵人以為我們丟了最高指揮官，

他猛撲着我們底陣線，

那連射的大炮呀，

震撼了這一座小小的山。

大炮的掩護進攻詭計我已識透，  
靜等着敵人來近了我才怒吼，  
敵人蜂湧過來了，快衝上山頭，  
雨般的手榴彈炸得他血水遍地亂流。

敵人的後續部隊來到不休，  
飛機的掃射，狂炸，  
我們的軍隊呵，  
幾乎抬不得頭。

王營長用電話報告師長，  
一二三營都有重大的死傷，  
我們是不是與陣地一同存亡？  
師長說那邊敵人的進攻已近瘋狂，  
「但我們要將敵人阻擋，阻擋，  
這是一個隘口，這是一個險要地方，  
要守着，要守着，  
我們要同陣地共存亡！」

你第一營營長王，  
第×南團你補上，  
王團長，把敵人阻擋！  
把敵人阻擋！」

這時恰值第七批敵機已飛回原防，  
頭頂上到減少了一些恐慌。

王團長又親到全線巡視一趟，  
兄弟們已有過半死傷，  
不能再組成密集的火網，  
又那能把敵人阻擋，  
於是，他又請求師長。

師長說那邊山頭已被敵人攻上，  
「撤退吧，撤退吧，  
我們在高峯坳去補防  
.....」

突然報話中斷，



第八批敵機又在空中出現。

敵機

## 第二章 在新防線

### 一 在高峯均

高峯均，  
青天白日旗幟隨風飄，  
崑崙關陰遙遙相呼應，  
好像兩手把南寧的咽喉捏着了；  
在這裏雄視着南寧，  
看你兇橫的強盜又向那邊跑。

八塘敵退的人馬剛剛佈防好，  
從湖南來的後續部隊也全到，  
假使敵人追尋來了，  
我們就給他一個包抄，  
一個圍剿，  
連他一個人都跑不掉！

全師人眉飛色舞，  
專等着敵人來到的情報。

## 二 他們回憶着入壩

「……」

第八批敵機又來濺炸，  
敵人趁勢爬上了山壩，  
這時我們就滾下山溝，  
敵機的掃射，狂炸，  
我們抬不得頭，怎能戰鬥？  
我們滾下了山溝，就全部退走，  
……

戴師長和王團長張參謀長大談戰鬥，  
卻一之的瘡小聲音，  
似乎又響在他們四週，  
矮個兒的身材雖不清瘦，  
瘡痕的鮮紅恰像一簇含苞的石榴！  
痛苦的回憶隱隱在心頭，

驍勇的英姿不復存留，  
唉，十二月有什麼紅色石榴，  
石榴已早光禿了枝頭。  
他不是先有個夢惡象徵  
副團長，驍長更其令人痛心，  
屍骨不能埋葬入土，  
春閨夢裏，只有一個有飄渺的忠魂。  
死亡的十、百士兵，  
也許多半都有一個最好的夢境，  
都殉難了，他們並沒有什麼不祥的象徵。  
這只怪殘忍橫暴的日本軍閥，  
掀起了滅我民族，  
亡我國家的戰爭！  
鄧團長才滿週歲的孤兒長大了問起父親  
希望有人給他詳細講清，  
八塘戰役呀，  
鄧團長作了壯烈的犧牲！  
他須得立一個志到來報仇，  
把世界上的侵略強盜剷草鋤根！

王團長請求委任第一營，  
戴師長就將連長羅森調陞。

上面突又來了電令，  
敵人向賓陽猛進，  
第×百師全部火速離開武鳴，  
於是，戴師長又率所部齊趨蘆賓。

救援的兵馬像一股風，  
輕巧地快速地趕到了思隴。  
上頭的命令又來了一道，  
敵人假向賓陽進攻，  
蘆賓路上的鉄門——

「峴崙關」，  
輕易地就被敵人搶在手中，  
叫第×軍全軍會同一×八×師，  
向  
鉄門，

向

嶺南關反攻！

於是

第×百師——第×軍，還有第×百×十師，

就朝

「嶺南關」——出動！

## 第三章

### 一 天險的崑崙關

崑崙關，  
好天險！  
羣山環抱在四面，  
恰像萬尊羅漢  
    向着佛祖朝着參。  
懸壁吊崖，  
馬路直擺在下面，  
山上的人搬一塊石頭打下山，  
路上的行人中着了，  
骨也要粉，肉也要爛！

崑崙關，  
好一個據點，

老毛嶺，  
仙女山，  
緊緊相依偎，  
彷彿長城上的堡壘，  
連接在一線。

崑崙關，  
有人說你是邕賓路上的鐵門坎，  
這還不恰當咧！  
你是南寧城的鐵腕，  
敵人取得了這隻鐵腕，  
把鐵掌伸開，  
殘忍的毒饃，  
將要蹂躪這整個桂南，  
堅韌的鐵腕，  
有力的鐵腕，  
多好的鐵腕，  
誘人的鐵腕，  
我們不能讓你被強盜運轉，



我們要用你那

大鉄掌

把敵人打翻！

可愛的鉄腕，

可愛的岷崙關，

好一個古戰場，

中華的優秀男兒，

曾在這裏斬殺蠻子數十萬；

蠻王儂智高舉兵造反，

下邕寧，

圍廣州，

又佔了岷崙關；

元宵夜，狄青大舉進襲，

儂智高也敗出了岷崙關天險的地點。

狄青乘勝追趕，

克邕州，

廣卽就光復了嶺南。

歷史會有這轟轟烈烈的一篇，

時光在倒流，

歷史在重演，  
敵人在欽州登陸，  
佔防城，  
容容易易走過了十萬大山，  
下南寧，  
佔峴巒，  
這不像儂智高  
當時的威風八面？  
而今，我們大兵圍了關的圍面，  
又到了我們中華男兒殺敵的關頭！  
哈，哈！  
歷史真是在重演，  
看明天我中華男兒殺敵數萬！  
古戰場也是今戰場  
中華男兒的潛力  
將在這裏閃電般的出現！  
閃電般的出現！  
叫敵人的泥足，  
在大明山溪澗裏潰爛！

叫敵人從此滾出華南！

叫敵人從此滾出華南！

## 二 把崑崙關包圍着了

榮譽師打正面，  
這些慣於打仗的老兵，  
攻擊敵人當如吃一頓點心。

×百×十師任左側支隊，  
截擊敵人從南寧由武鳴來的接濟線，  
這一支初上戰場的生力軍，  
他們的強悍，  
可以踏平一座山。

×十×師任左側支隊，  
展開機動的運動戰，  
打擊邕賓路的增援，  
還要把敵人的歸路截斷。

這要人最會巧妙作戰，  
打到打到不見，  
你稍一不提防，  
他又打到你身邊。  
他會把敵人混亂，  
他會把敵人圍殲！

第×百師作為預備，  
我軍那裏弱，  
他就向那方面補充上去。

大學生，  
中學生，  
老百姓，  
大家聯合組成軍，  
今夜打六塘，  
明晚攻南寧，  
游擊戰，  
擾得你殘忍的敵人也膽戰心驚，

挖公路，

炸橋樑，

撤大路，

我們要——

斷絕了殘忍鬼子的出入●

## 第四章 殲滅戰的開始

### 一 攻擊之夜

一個昏暗的夜晚，  
我們進攻的大炮彈，  
映紅了半邊天。  
敵人的擲彈筒瘋狂地吶喊，  
夜空的子彈兒，  
花綠綠，  
白亮亮，  
幾乎幌花了眼。

我們底士兵衝鋒上前  
機槍，步槍的聲浪融成一片，  
似暴大的河水呀，  
在飛下險灘。  
那脫了手的手榴彈，

發出一團金花，  
一團金花，  
向着上下左右前後飛濺！

那猛烈的炮火，  
清算侵略者的罪惡！  
那猛烈的炮火，  
叫侵略者的血，  
肥沃我大好山河！  
猛烈地猛烈地炮火，  
呼喊著，呼喊著，  
險峻的崑崙關，  
強暴者凌辱了的崑崙關，  
祖國的健兒來救援你了，  
你回向祖國懷抱來吧，  
我雄偉的山，  
我天險的關！  
回向祖國懷抱來吧，  
我天險的關，

我雄偉的山！

## 二 第×百師又來了

敵人在仙女山，老毛嶺，羅塘，

立別嶺，枯桃嶺，同興界首，

在這些內地建築起堅固的堡壘，

幾道電流鐵絲網又豎立了外圍，

砲兵，機械化部隊又助大防守的火威，

叫我衝鋒的健兒不得不向原線退！

向原線退，向原線退，

怎能把敵人打的崩潰？

榮譽師真是一些會打仗的精靈鬼，

它不打正面了，正面要吃虧，

它想向兩側攻上去，來了一個大抄圍。

兩側的火力發着從沒有的雄威，

敵人戰慄着，

他不曉得四方有好多中國軍隊。



激戰兩天了，  
而正面的攻擊反轉減退，  
敵人也想着！

「未必支那人在搞什麼鬼？」

在這裏的敵兵是小林第十二旅團，  
他是有名的敵國鋼軍，  
板垣征四郎是他舊時的師團長官，  
——而現在是今村執掌這第五師團。  
華北戰場曾獨當一面，  
而我們，  
今天要把「鋼」放在大鎔爐裏燒煉！  
小林看側面的攻擊非常大胆，  
他叫正面的軍隊移一些防守側邊，  
誰知一到了夜晚，  
第×百師加在了正面。  
師團長雖然死了，  
而第×百團仍然強悍。

大炮把鉄絲網打起飛散，  
王團長冒着彈雨，  
跟着勇敢的士兵上前，  
最高的仙女山佔領了，  
老毛嶺，萬福林的敵兵也一概殺完。

崑崙關前有了立脚地點。  
我們的反攻呀，  
已壯大了胆！  
夜襲勝利了，  
這不算，這不算，  
我們還要爭取白天！

### 三 敵人的接濟從天上來

白天，  
日本飛機來了，  
第一批向我陣地投下了炸彈，  
這尖峻的山，

這雄偉的山，  
削壁峻崖的山，  
多溪澗的山，  
任隨敵人轟，  
任隨敵人炸，  
響雷般的爆裂聲起了，  
砂石飛上天，  
山，  
並沒有動搖，  
人，  
也沒有心驚胆戰！  
人伏在戰壕裏，  
崖穴裏，  
釘眼看着對面山上的敵人，  
衝未衝出防守的堡壘？  
他來攻打這山頭，  
密集的火網還是要把他攔回。

第二批敵機來了，

在敵人陣地上飛繞，  
低低地飛繞，  
丟下藥品、罐頭、牛肉、麵包。  
有時丟偏了，  
我們的士兵也檢得了許多接濟包包。  
士兵們看見丟下來的炸彈又不爆，  
為什麼又那樣地輕飄飄？  
腦袋一抬，  
雙腳一跳，  
把那東西抓在手裏，  
又向戰壕，崖穀跑，  
解開來一看，  
才是牛肉、麵包，  
你一片  
我一塊  
他一托  
吃得一個二個晒哈打笑。

## 四 師指揮所裏

在指揮所裏，  
戴師長，張參謀長，外國軍事顧問，  
他們正在商議，  
戴師長把觀測鏡用手將灰揩去，  
輕輕地又把鏡放在棹子上去，  
他兩個厚大的手有意地搓在了一起？  
他嚶着沙喉嚨，  
他底話滑稽又嚴肅：

「行營參謀長說的話不錯，  
崑崙關好比一座擂台，  
要有真本領，  
才能把它打得下來。  
可是，打擂台要隨機應變，  
對手的拳怎樣擺開，  
我就怎樣對待  
架開了他底腿，

就該出其不意給他換一套拳，  
或是來一着「獨劈華山」，  
才能把對手打下擂台。」

張參謀長把擺在地圖上的手無意地擺了一擺，  
他突然喜笑顏開；

「好，  
另來一套拳，  
給他個「獨劈華山」，  
出其不意地，  
才好打他滾下擂台。」

他們商量着乘敵機來時進攻出動，

敵機飛走了，

就給他出其不意的一個激烈進攻。

麗間沙布羅夫很贊成這麼地一掌「獨劈華山」，

看我猝不及防的敵人來個什麼樣的招架，

什麼樣的遮攔。

## 五 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

早上八點鐘，  
下午四點鐘，  
這當中的時間天空不得空，  
一批敵機去，  
二批敵機來，  
炸呀炸，  
炸得多麼兇！  
轟呀轟，  
轟得多麼兇！  
我們勇敢的抗日英雄，  
怕是不怕的，  
動也不一動，  
日本鬼子白費狗氣力，  
炸不到我們底抗日英雄●  
我們的抗日英雄，  
像從前一樣，  
都躲進了戰壕，  
都躲進了崖洞●

往天抗日英雄都不動，  
往天抗日英雄都躲進了崖洞，  
可今天有點兒不同，  
    有點兒不同。

飛機炸得兇，  
抗日英雄正出動，  
五××團直向羅塘敵陣跑，  
藉山陰和崖穴把敵機的眼睛藏，  
爬伏着，爬伏着，  
他們硬朝敵陣走；  
靜等敵機遠去了，  
他們就猛烈地衝鋒。

那些敵兵早在北戰場有了經驗，  
他曉得我軍最怕炸彈，  
當他自己飛機飛來時，  
他們正好偷偷開。  
今天他們一樣地大了膽，  
趁溫暖的太陽灑滿了山，



解開軍衣捉虱子，搯虱蛋，  
雖然這是鬥爭的戰場，  
他們正有飛機給他們保着險，  
他們以爲這時的「支那人」正在呻吟，  
正在呼老天；  
因爲他們底飛機呀，  
正在向着「支那」陣地丟下炸彈！

當敵機向原防飛轉，  
灼熱的烈火呀，  
就飛上他們的眉毛尖尖。  
衝鋒號一響，  
手榴彈的爆炸聲音  
突然起在山間  
起在敵人陣地邊的山間，  
震破了敵人的胆，  
搖撼着這一匹山！  
一個出其不意，  
敵人那能措手得及？

一起一起的中國兵爬崖爬坎攻打上去，  
一槽一槽的敵人就倒地死去，  
雖然敵人頑強至極，  
可中國兵前進不已！  
聯隊長三木吉之助打斃在堅厚的堡壘裏，  
大隊長柴田被一個兵撞慌了失足跌下山溪，  
於是，險些於羅塘呀，  
又成了我們殲滅敵人的最前陣地。

## 第五章 冒失寇羅森

### 一 敵人退出關了嗎？

夜風呼呼吹動，  
第×百師又全線進攻，  
關內不像往幾夜的急急還擊，  
回了一次排砲後，  
就格外顯得沉寂。

從最前線傳來一個大大喜歡，  
今夜敵人已全部退出了關；  
就是再前進些，  
也未見有槍聲或彈丸。

戴師長、張參謀長、外國軍事顧問，  
他們下綫一想：

退走了嗎？

爲什麼八塘，九塘的戰事如常？  
也許敵人在要什麼技術，  
叫中國人好去上當！

鳳閣沙布羅夫老是那樣沉毅，  
他從來不奉承人，  
可今夜他禁不住誇講了幾聲：

「中國的軍隊真不錯，  
前幾日的進攻，  
已使敵人膽落！  
今夜如果敵人真的退却，  
×百師輕易地戰得了偉大的戰果！」

戴師長默默思想不敢深信，  
一個強勁旅團已把險要關隘佔領，  
他豈肯輕易地退去了兵？  
要是不信，  
最前線來的報告，  
也說得那樣逼真。

於是，

他叫羅森帶領第一營仔細搜索；

小心前進。

## 二 他才是誘我深入

四架裝甲汽車掩護第一營，

第一營直向岷崙關內前進。

他們心高氣傲，

全沒有把敵人放在眼睛，

管他退也好，

未退也好，

他們對直衝進了關門。

岷崙關，

真真險，

中間一條路，

兩面都是山；

山上重有山，  
山腰疊有坎，  
處處可以埋伏人，  
處處都很險；  
敵人的堡壘

密密麻麻像繁星佈在天！

這邊築在山，  
那邊築在坎，  
在無月的夜晚：  
就是仔細看，  
你也看不見，  
山風在輕輕地  
打着迴旋，  
燈光

也未燃起一點；

冷浸浸的

呵，荒山的十二月的夜晚！

四輛裝甲汽車進了關，

全營士兵進了關，  
這荒山的寂靜，  
就被汽車聲  
腳步聲衝散。

山上還是靜悄悄的，  
彷彿真的無有人烟！  
從這樣子看來，  
真是日本兵已撤完！

突然——

爆發出一聲異國人的吶喊，  
接連着是  
機關鎗，擲彈筒，大炮，手榴彈的交響，  
這各種殺人器的交響，  
日本法西斯強盜的猖獗，  
昏迷的昏迷的瘋狂呵。

我們底裝甲車毀了，

一輛、二輛、三輛、四輛，  
我們底高傲的士兵死了，  
紅血灑在黑暗的馬路上。

逃出關來的只有一排人，  
那冒失鬼羅森也逃得了性命。

他埋着寡骨臉在想：  
全營人都打丟了，  
今夜晚才上了當：  
全營人都打丟了，  
我那有臉去見師長？  
橫豈該改裝，  
改了裝有多少便當。  
他撕去胸章，領章，  
又撕去了臂章，  
他完全是一個小兵模樣。  
他想歸隊去頂一個小兵的名字，  
仍然當兵吃糧，



再上戰場去打仗，  
有了功勞就陞官，  
運氣好，  
保不定馬上又會撈個營長。  
「唉……！」  
他想那個認不到我羅營長？  
好好營長不幹偏要當小兵，  
那才是活冤枉。

去投×十×師，×百×十師吧，  
這黑夜裏，  
打不到他們的方向，  
那裏也有好多熟人，  
各團裏都有不少的同鄉。  
到榮譽師去，  
但是我又從未受過傷。  
「丟那媽，  
只有跑他娘！」

他想走小路到蘆圩，  
再從蘆圩到賓陽，  
換了手上兩個金戒子，  
買他幾件普通人穿的衣裳，  
穿上民服，  
脫下軍裝，  
扮成一個小商人模樣，  
就搖搖擺擺走回家鄉，  
拿着名片去會縣長，  
我是抗戰退休的一個少校軍官，  
硬要他給我個鄉長或鎮長！  
鄉長、鎮長，  
比「將」字官兒肥，  
隨便取一個名字，  
就要叫人當差納糧！  
走紅運的土商人，  
空錢多的大地主，  
老實的土肥藍。  
你要敲他的竹槓，

亂想他的方，  
借一頂帽兒給他戴上  
「囤積居奇」呀，  
「反抗軍糧」呀，  
「拒絕積穀」呀，  
那花花綠綠的法幣，  
一萬、八千，  
緊說緊講，  
他急急忙忙就給你送上？  
你收了他送來的財喜，  
還說你肯通商量，  
鄉長，鎮長，  
是一鄉一鎮的霸王。  
.....  
他想到這裏真真歡喜，  
提起腳棉就向後方走去。

### 三 羅森在胡思亂想

他一面走，

一面繼續在想：

什麼叫「國家至上」？

「民族至上」？

「一切爲了抗戰」？

「一切爲了前方」？

騙鬼都不信，

那個不是在給自已爭家當？

商人發國難財，

把沒人要的日本布正的商標換一張，

又把它改成了國貨的裝璜，

賣得快，

銷得廣，

賺了大錢，

他還說：

千辛萬苦，

才把機器搬到後方，

真不容易呵，

抗戰期間成立一個染織工廠。

藉抽壯丁爲名，  
要挾人送包袱，  
那不是鄉隊附和保長？  
壯丁餓死了，  
那不是補充團寇扣了軍糧？  
是的，他們自私自利，  
而我也是一副自私自利的心腸，  
人不爲私嗎？  
天誅地滅，要遭天殃地殃！  
要有辦法，  
只好回到家鄉，  
在戰場上打仗真是莫名堂！

他爲自己慶幸，  
今天晚上沒有被打死，  
似乎陰間的老人睜了眼睛，  
保佑他出了險境，  
回家當了鄉長鎮長，  
定要給老人多燒錢紙幾張，

定要三牲酒醴祭奠，  
再得好好也補修一下老人底坟山。

.....

他一路在胡思亂想，  
現在，他已經變成了一個濫流氓。

#### 四 哨兵攔住了他

這方的路羅森不熟，  
從夜半走到天亮，  
他沒有走到十里路；  
一個哨兵把他看見了，  
就上來把他攔住。

「你在那軍那一師那一團？

要到那裏去，

又從那裏來？

不是臨陣逃逃，

就是開小差！」

羅森說他原在南寧作戰，  
蘇司令被日本鬼打敗，  
他們的隊伍收集不攏了，  
就各自跑開，  
現在是從羅圩武鳴那邊來。

哨兵又問他屬於那營那連那排！  
他像背書般的又說了出來。

哨兵想看到他有些稀奇的神情：  
一點不像個散兵，  
許是漢奸，才有這樣地精伶。

哨兵檢查了他週身，  
並沒有發現出一點破綻。

哨兵很不甘心，  
又仔細看他底神情。  
恰巧羅森要拂去鼻糞，

右手向鼻下一揩，  
左手朝鼻上一暹，  
左手第三指和四指上的燦爛金戒子，  
就閃進了哨兵的眼睛。

哨兵驚詫地說：

「我看你不是一個軍官，  
金戒子這樣大這樣厚多麼值錢。」

羅森取下一個金戒子給他，

「好兄弟，

這是你的好運氣，

望你收起這點小小財喜，

請准我通過了這裏。」

他嘗先是理真氣壯的說話，

現在却完全變成了哀求口氣。

哨兵把刺刀遞在他底胸前，

右手食指兒把槍的催命鬼靠起。

「睇運氣？

睇財喜？



我不管你是散兵，

是軍官，

是漢奸，

指揮所隔這裏不遠：

「請你去見見司令官。」

羅森不敢說不去，

他想這樣伙才不識趣，

把我弄到指揮所裏去，

對你這哨兵又有點啥利益？

司令官看我從前打仗很勇敢，

或者把我撤職，

此外也不會把我再辦？

哨兵把他送到指揮所，

戴師長正在門前瞭望馬嶺山腳，

偶一回眼看到了形色狼狽的羅森，

他底心頭不禁收緊！

等哨兵報告完結，

他就發出憤怒的沙聲：

「羅營長，  
臨陣脫逃，  
槍斃！  
沒有話再說，  
這是軍法，  
依法從事，  
自己犯罪，  
這怪不了我！」

「師長！

.....」

羅森他想辯輕一點罪過，  
師長頭一擺就轉進了指揮所。  
一個手提白郎寧的清瘦副官走了出來，  
他同哨兵把羅森押下了這斜坡的山崖，  
兩顆灼熱的彈丸穿過了他底胸窩，  
那卑鄙的心庸俗的心，  
那不為民族盡孝的心，  
那不為祖國盡忠的心，  
那自私自利的心，

被毀滅了！  
被毀滅了呵，被毀滅了呵，  
還有一堆遺小屍一怕發聲家國同受其子金  
好多未遂的未遂的罪惡！  
！是將將升堂問罪

### 五 好個哨兵

清瘦的副官把金戒子獎賞給那個哨兵，  
並教他為國家要盡職忠心。  
哨兵硬不收那隻金戒，  
他還說出一套動人聽的話來：

當哨兵，  
該忠心，  
捉漢奸，  
拉逃兵，  
臨陣脫逃，  
自行撤退，  
硬要把他捉來，  
按照軍法治罪。

盡了職責，  
才問心無愧！

金戒子算我向國家出錢的一點小禮，  
元旦獻金，

請副官代我轉呈！

清瘦的副官點了一點頭，  
他覺得這哨兵想得很透，  
要是中國人都像他一流，  
同日本強盜再打百年，  
也不會有一點憂慮。

## 第六章 在相持的時候

### 一 相持在崑崙關

崑崙關，  
是天塹，  
日本兵佔據了牠，  
猶如猛虎佔了一座山，  
圍在四方八面的中國兵，  
恰像一些獵人，  
他們都有一把擒捉猛虎的鉄鏈。

猛虎曉得頂利害的是鉄鏈，  
牠偏偏不下山。  
獵人也不跑上山，  
怕殘忍吃人的猛虎忽然現在面前。  
獵人不敢上山，  
猛獸不敢下山，

獵人守在山下，  
猛獸望在嶺巔，  
中國兵和日本強盜，  
就這樣地相持在岷嶺巔。

## 二 送征衣

冷風吹，  
天氣寒，  
我們戰士衣裳單，  
不比日本鬼子有着厚呢大衣穿。  
后方的百姓用針線，  
棉軍衣，  
連夜趕，  
三天三夜縫好十萬件，  
送來岷嶺關口外，  
戰士把衣添，  
披上衣，  
心喜歡，

體溫增加了，  
不怕晚風刮過臉，  
夜哨有着熱血驅風寒。

： 諱口顯  
： 香艾香  
： 煎艾霜  
： 丁 艾  
： 苦不口  
： 煎不心

### 三 老百姓送果品來了

早攻擊，  
夜攻擊，  
口也苦，  
心也酸，  
橘子柚子柑  
出產在桂南  
老百姓，  
你一挑，  
我一担，  
千担百挑，  
百挑千担，  
陸陸續續運起上前線，  
送戰士，

• 煎眠艾煎艾煎艾

### 皇 裝 暴 四

： 團 裝 暴  
： 裝 暴 團  
： 暴 團 裝  
： 團 裝 暴  
： 暴 團 裝  
： 團 裝 暴  
： 暴 團 裝  
： 團 裝 暴  
： 暴 團 裝

潤口乾，  
香又香，  
甜又甜，  
吃下了，  
口不苦，  
心不酸，  
精神好像又加添。

#### 四 慰勞團

慰勞團，  
多板眼，  
會講話，  
會唱歌，  
會演劇，  
角色齊；  
廣西戲，  
北平戲，  
抗戰劇，



小小丑角，  
最會滑稽！  
送藥品，  
招傷兵，  
送子彈，  
獻錦旗，  
樁樁事情，  
都有意義！  
都有興趣。

崑崙關外一團生氣，  
土地靜聽着歡欣的樂曲；  
送糧米，  
送軍衣，  
慰勞團，  
笑謎謎，  
尚未走出這一起，  
又來了那一起。  
採訪戰爭新消息，

新聞記者來得更密

## 五 日本人和我們站在一起

日本人還來咧，  
來的日本人很熱烈！  
熱烈呀！

又很坦白！

松山邁夫，大山我男，  
鮎川誠二，鹿地亘，  
一共來了十個日本人  
他們同我們，站在一起：  
他們

反對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

他們

擁護

中國的民族解放戰！

寒冷的夜晚，

用播音機，

他們

向

日本兵呼喊！

用純熟的日本話——

為正義作戰，

為和平作戰，

為被壓迫的人作戰！

他們是拿衷心的語言，

在把日本兵的戰鬥心打敗！

好像張子房吹簫把楚兵散，

叫那拔山蓋世的楚霸王，

大敗在九里山！

「日本兄弟，告訴你！

告訴你，日本兄弟！

我們的敵人只有一個，

那是日本帝國主義！

你同中國人打來打去，

中國人犧牲了是爲了解放民族！

你被打死了就莫道理，

替別人打天下死去！

替別人當砲灰死去！

停戰吧，停戰吧，

我們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

一致努力，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建立一個新的政府，

由你們自己去管理，

那時才有自由，幸福，

那時生活才有意義，

停戰吧，停戰吧，

日本兄弟！

日本兄弟，

我們站在一起，  
站在一起，  
一致努力，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這些從心坎裏擠出的呼聲，  
在把受了欺騙的日本兵喚醒，  
冰冷的北風吹上他們的衣襟  
他們回首着淒涼的夜景，  
淒涼的夜景呀，  
給他們  
送來了纓纓地灸人的鄉情；  
斬不斷的鄉愁，  
斬不斷的  
纏綿的葛藤！  
淒涼的夜呵，  
慘淡的夜空的月明，  
岷崙關，  
這是中國隘口呵

四方被包圍得這樣緊緊，  
叫他們怎不顫慄着心？  
那天能衝出重圍，  
那天被敵人追了命？  
一條毒蛇咬着痛苦的心，  
他們咀咒着戰爭，  
厭惡着戰爭，  
他們還有什麼戰鬥的心？

十個反戰同盟的優秀日本人，  
每夜輪番地講個不停，  
他們底舌頭的動彈呀，  
不正是把炸彈投向敵人？

## 第七章 小林旅團是怎樣毀了的

### 一 攻擊令下了

總攻擊令下了，

總指揮部聽定今晚要收復砲臺關。

「到從那裏才能攻進？」

要打那裏才沒危險？」

張參謀長把地圖舖在棹上，

他很愛護地親切地用手熨燙

很熱烈仔細他盯眼張望，

似乎地圖是他的愛人，

他要將一顆赤心獻上。

那黑的紅的綠的符號和斑點曲線，

好像燦爛地在泌射出紅光。

他盯眼望，

仔細想，

他要從那些符號裏頭找出頂好的主張，

他要從那些點線裏頭打出勝仗。

戴師長放下電話筒也走來棹邊，  
下意識地也把那地圖上的點線細看；  
軍事顧問沙布羅夫拿着觀測鏡，  
又在門外察看敵人佔據的山；  
幾個參謀副官靜坐着，沉思着，  
也未小聲細語作閒談。

張參謀長指着同興堡界首堡，  
向着師長肯定的說道：

「這是兩個要害，

佔了這裏，

很可以把敵人緊逼！

由這裏縮小包圍線，

就能夠把第十二旅團聚殲！」

這時軍事顧問也走回所裏，

戴師長又說要騎一次機，

把大砲向敵人密密射擊，

趁這時機拚命出擊。



不管山高溪澗深，

爬崖上坎總要攻上去。

大家對這主張都同意，

都說：

首先得把同興堡界首堡拿在手裏。

星夜的景色並不明亮，

峴崙關顯得分外淒涼，

光禿的山頭冷風掃蕩，

敵馬的悲鳴引人哀傷。

## 二 小林旅團毀滅了

攻擊的大砲發着威，

兇猛地發着威，

激烈地發着威，

它號喊着今晚要將峴崙關收回！

緊張的夜呵！

歡烈的夜呵！  
興奮的夜呵！  
躍動的偉大的夜呵！

優良的好射手，  
臉兒靠緊着表尺，  
宛如親吻着愛人的手，  
一砲一砲打得日本兵不敢從工事裏伸出頭。  
交替掩護前進，  
交替佔領了山頭，  
大砲接連發射，  
日本兵的屍身飛下了山溝。

儘管汗流夾背了，  
他們還是一樣賣勁地爬山登高，  
爭得了這寶貴的剎那時間，  
才能把日本鬼子殲滅得了。

日本兵也是極其頑強，  
你攻進了陣地他死也不退讓，  
手榴彈，機關槍，擲彈筒交織起火網，  
火花呀把山崗照得很是明亮。

在同興堡一座小小山頭上，  
一挺重機關槍響入了瘋狂！  
排長周中棟他想要怎樣才能打得去？  
應該設個法兒搶他娘！

繞着坡兒爬崖而上，  
他跑在了那機關槍射手的後方，  
那個射手並未提防，  
趁「措手不及」，他就搶得了那挺機關槍。

另一個敵兵打了他一步槍，  
受了傷，他還是不丟槍，  
這時火力中斷了，我軍蜂湧而上，  
那幾個敵兵都未逃出死亡。

周排長含着笑也死去了，  
可憐他那驚人的忠勇精神和膽量，  
「赤手空拳破壞了敵人的火網！」  
直叫後人稱讚，永遠不忘！

在界首堡，連長杜超然被敵人炸去了左手，  
他右手仍然把手榴彈拋去，  
他想這左手讓英勇的鮮血去流，  
右手還要趁這時機創造光榮的戰鬥，

踏着血呵，踏着血呵前進！  
中國兵是勇猛地憤激呵，前進！  
前進！今晚我們要戰勝！  
撲滅呀，撲滅那殘忍喝血的日人！

撲滅殘忍喝血的日本人，  
在戰場，中國兵甘願把腦漿塗在太陽旗上！  
憑着自已的英勇，冒險進攻呀，

為祖國建立光榮，為祖國爭取解放。

火星橫空而過，

火星濺出金花朵朵，

火星滅，火星現，

它在磅礴地唱，今晚我們要收復山間。

小林旅團長聽說自己的陣地混亂，

他走出掩蔽部，他想把防線察看，

突然一個大砲彈飛落在腳邊

他被炸裂而死了，細細的肉點飛散在空間。

中華男兒在刻劃着神聖的反侵略的歷史，

惡毒的血戰繼續在星光淒迷的夜晚，

死神把黑帖向侵略的島國送走，

善戰的鋼軍也被毀滅在這山間。

### 三 戰利品

清晨的光輝親吻着勝利者的笑臉，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已插滿了峴嵒關，  
受過砲火洗禮的關山似乎更見雄偉，  
今天，中華男兒在這裏又發揚了國威！

山麓上不時傳來稀疏的槍聲，  
那是兄弟們還在搜索殘餘的敵人，  
一陣陣火藥氣味夾雜着血腥，  
山野，溪澗都有日本軍馬的屎管橫陳。

我們那些樸實的忠勇士兵，  
一個個笑着，都來繳呈戰利品，  
野砲二門，小砲四門，戰車防禦砲二門，  
機關槍八十二挺，子彈簡直數不清。

還有俘虜咧！

活捉來的日本兵共有一百零二名，  
他們那沮喪的顏容不是哀痛打了敗，  
衷心他顯露了他們厭惡戰爭！

那些反戰同盟的日本人，

溫和的笑臉播散起慈愛的熱情，  
他們向着俘虜說：「請你們放心，  
中國優待俘虜，日本軍閥才是中國底仇人！」

七十九匹日本馬瘦得毛長長，骨稜稜；  
一匹高大的馬還很強壯，眼光炯炯，  
渾身棗紅色，獨鼻樑上有一條毛白得如銀，  
項下掛有「速王」的白銅牌，還那樣地亮晶晶。

那匹高大的棗色馬橫闖，直奔，  
張參謀長用日本話向他喊出白令，  
於是牠就搖頭擺尾，很是高興，  
馬呵！你有靈性，你也該爲公理而馳騁

#### 四 克復了崑崙關後

當崑崙關殘敵剛被肅清，  
八塘的敵援幾乎打散了我截擊的伏兵，  
第×百師奉令火速開去救援，

八塘上又將發生惡毒的戰爭。

在八塘截擊敵援的鄭師長命中敵彈，  
燦爛的血花，打擊着敵人不能前進一點；  
一個倒了有千萬個繼起加強陣線，  
敵人不投降，總要消滅了它才得心甘！

殘忍喝血的敵人想用大砲打開一條血路，  
想搶過去會合了小林第十二旅團，  
好把岷崙關鞏固，  
砲彈落處，忽的長出幾棵黑樹。

敵人的大砲送出如雨的彈，  
他想快得像秋風掃落葉般的毀滅我底陣線，  
可第×百師的兵個個都是死不怕的好漢，  
只要還有一滴血，再也不讓敵人佔了陣線。

轟轟，隆隆，礮礮，.....

敵人發了好多顆我們也發好多顆，



震撼了土地，動搖着山岳；

衝折太陽旗呀，我們要毀掉他兩進的泥腳。

張參謀長胡參謀，軍事顧問，……

都進掩蔽部去躲避密集的砲火；

而戴師長那古銅色的臉，

還正對着被砲彈激起塵沙飛揚的前線。

被砲彈激起塵沙飛揚的前線，

似乎有一個釘起紅痣的臉在向他看，

看他一下又奮勇上前，

「那是卞團長呵，他已死了，他多勇敢。」

一排砲彈一字的落在左側面，

一排砲彈十字的落在右側面，

右側有個豐滿的慘白臉在飛沙中一隱一現，

領章上的金星和長方形的金絲板的光輝交流在一片。

他倏忽地那樣想起了先烈在這裏的殉難，

那樣悲壯的死，那樣驍勇的作戰，

「唉，邱團長，鄭師長，一切死難的人們，  
靜靜地安息吧，我們的國魂！」

「四萬萬人的休戚又在鼓勵我們，上  
要報仇，要把殘忍喝血的敵人消滅個罄盡，  
我們灼熱的鐵流所向無阻，  
密集的敵砲決不能禁止我們前進！」

突然一塊破片飛來打斷了他激動的情緒：  
他坐不穩了，他向右邊：地面倒去，  
馬弁把他扶了起來，  
他那沙啞就問着「傷不傷得利害？」

馬弁向他流血的左膀輕輕撫摸，  
撥出一塊砲片形如三角，  
「報告師長，  
你被打傷了背膊！」

張參謀長，胡參謀……出了掩蔽部

都來把師長攙扶，

張參謀長說：「我去報告軍長，

師長，你快到後方養傷！」

戴師長用右手把那受傷的背膊輕輕按摩，

他站起來向前擺了一下腦袋，他說：

「傷了的背膊作成了壯烈的故事，

另只背膊還要在這裏散播英勇的種子！」

戴師長拿起觀測鏡細看前方，

神情自若，並不像帶得有傷。

你勇敢的勇敢師長，

你堅忍卓絕的偉大精神，也夠撲滅了強梁！」

戴師長習慣地是由左邊跨了馬鞍，

今天左膀搭不起力，從右邊也上不了鞍，

兩個馬弁扶着他的左脚和右肩，

很費了些氣才在馬上坐得端端。

瘦長的傳令兵跑來向馬頭擺開兩手阻攔：

他說：「師長，你帶傷了，還要上前督個往來戰！」

師長把馬鞭照他一揮：「走開！」

大敵未滅，有個什麼痛苦的呻嘆！」

戴師長忍着痛楚親去前線督戰：

一股英勇的刺激呀，人人當先！

裝甲車走在前面，步兵走在後面，

優良的射擊手又叫大砲不停地吶喊。

張參謀長坐在「速王」那匹棗紅馬上，

他掉過大頭向後方望了一望，

「上馬！上馬，大家快上馬！」

他們的兵衝過了那山嶺，那山嶺……」

張參謀長的兩腳使勁把馬一挾，

馬蹄呵捲飛起了好多塵沙！

他想這「速王」定能趕上師長那匹灰色馬吧！

師長還沒有跑過那山嶺。

副參謀和另外幾個參謀上馬了，  
沙布羅夫被快跑的馬箠得時低時高，  
瘦長的傳令兵那匹棧色馬跑得特別好，  
差不多要將「速王」趕着了。

我們灼熱的鐵流所向無阻，  
殘忍喝血的敵人那能把我們底前進停止  
敵人不是傷就是死，  
中國人在洗掉——洗掉自己的羞恥！

堅固的敵人陣地被我兇猛的攻击毀滅，  
敗殘的人馬退過河去急把橋撤，  
我忠勇的士兵沒有兩隻翅膀，  
怎能將無橋的河流飛越！

等工兵把橋樑重新搭上，  
敵人又佈置好了新防，

「中國底土地，決不准敵人猖狂！」

兇猛的攻击逼得敵軍又驚惶地退讓。

戰爭還在繼續，

我們英勇的兄弟呵，仍然兇猛的攻击！

直到桂南的敵人打出南海去，

我們英勇的兄弟又請令向別處的敵人攻擊！

## 五 尾聲

戰爭還在繼續，

有日本人會同中國人底血合流在一起，

鮎川誠二，大山我男，松山邁夫，

後來也被日機炸死，他們的死也是爲了公理。

戰爭還在繼續，

幾個月後，桂南，欽州，防縣都莫有敵騎，

那些詳詳細細的經過，歷史家會告訴你，

詩人的事完了，我就此把這篇史詩終局。

民國三十年七月十三日脫稿

民國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修改完竣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812.99

1137

登錄號數.....I1343

# 關 嶺 峴

著 者：張 澤 厚

發行者：張 澤 厚

總經售：新 三 書 店

岳池中正路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實洋廿五元

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6807~~ 三  
2828